



西村集卷之六

誄 祭文 行狀 墓誌銘 墓表 蓋石文

淵孝先生誄

維年月日東原先生杜氏卒於吳郡之樂圃里第旋殯于如意堂之西階明年夏四月乙酉將葬於橫山禮也縉紳大夫與夫及門之士僉以為賢者死有易名今先生問學精深至行純備有合謚典私謚曰淵孝先生後學史某為作誄曰唐堯禪舜受命于天叶惟彼胤子遂為虞賓世有明德啓其後人流衍日滋族性振振篤生劉累天畀多知學于豢龍能求欲者乘龍在豢資之飲

食夏后嘉之御龍賜氏以更豕韋傳國歷世自商祖周
又西爲唐成王滅之邦祀散亡遷封于杜絕而復昌赫
赫杜伯巋然允臧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于後
益光光之伊何代有明哲漢晉揚聲唐宋滋烈立宣定
策平吳杖節少陵詩史睢陽相業叶族大以繁枝分派
別君之高祖自蜀來吳安其土俗登此版圖曰曾曰祖
爰處爰居謹厚自修保族宜家叶伊君顯考信美且都
才與德稱名與行符省第南都奄忽告殂君生甫月其
泣呱呱母氏聖善守節字孤倚歎夫子年弱體孱譬彼
泉水原出于山越澗度壑衝瀨激湍小受大歸始克成

川穎悟之名著自髫鬣如珠在淵如玉在韞明潤內含
光耀外隱惟不好美乃克務敏務敏維何篤於求師處
端始造孟功繼之晚從嗣初究厥旨歸挾隱探賸鈞深
擷微其進不已其得不訾融會貫通萃而爲資發爲文
章浩浩穰穰大包丘壑細折毫芒聲詩可咏金石琅琅
不務綺麗乃在和平叶博綜材藝諳悉舊章盡宗氣韻
書究偏旁孝友之性本乎天賦痛父蚤亡終天永慕慨
想容儀宛然如覩念母劬勞孝養備具家雖屢空羞無
不飫和氣婉容依依若孺德尊行隆蔚爲儒宗講授于
鄉以開羣蒙從者日多來自遠方叶屢滿戶外席交室

中禮容秩秩德音颯颯太守下車求賢是崇聞君材名
謂世無雙叶將獻天子以登以庸君拜稽首告于太
守守實過聽我躬何有無實而尸懼忝我后守誠愛
德小人有母保孤嗣宗為德孔厚守能白之死且不朽
守曰為政風教是圖叶矧茲節義為訓實多有子如此
胡可滅摩拜疏上陳帝命乃嘉叶肇錫嘉名用表厥
家叶龍光有赫川澤增華叶性樂山水甚於渴饑鹿冠
峩峩野服是宜躋險造幽樂以忘疲葺亭竹間命名延
綠朝暉成陰夕霏滿目於焉逍遙以寫心曲甲午之歲
君年及耆仲子請舉雋於有司謁省告歸叶計偕叶

君胡遘疾運極在茲山頽木壞吉往凶來叶烏乎哀哉
邦無老成後生失援弔者塞途揮淚如霰大夫視歛操
文致奠好德考終于何聞見謚以實稱傳無虛撰烏乎
哀哉吾與夫子人品固殊辱視忘年不尊自居屈已下
交屢往吾廬周旋懇款獎譽吹煦疇昔有言吾衰子少
人壽幾何莫忘父要士感知已此恩未報如何嘯歌竟
成悲詔烏乎哀哉橫山之麓筮人告從叶吉日辰良喪
柩啓行叶悲風淒急飛鳥頽頽送者雨泣白驥哀鳴叶
嗟嗟夫子永安斯藏視不見形呼不聞聲叶人孰無死
身名未喪嗟嗟夫子其有不亡烏乎哀哉

祭董仲舒文

鑑過江都出祠下因呼酒操文以祭

嗚呼天之將喪斯文也秦滅之天之未喪斯文也漢復之然學者殊途不合不公世主時臣隨見迎合相如以詞賦幸方朔以詼諧進惟夫子之所為在天人之三策論治人則本於明道語脩己則原於正心德刑取諭乎陰陽風俗推原乎教化尊仁貴義黜利賤功使得謀謨廟堂則漢業庶幾乎三代豈止雜霸而已哉守正不阿權臣忌嫉將置死地連相外藩卒使驕王革心動遵禮法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故嘗論之王伯之混淆由夫子之言不用也禮樂之不興由夫子之道不行也某去聖

逾遠欲學無師千載一時道出祠下徘徊廟陞慨然興悲行旅悠悠儀物弗備敢以誠薦神其享之

祭武功伯文 并跋

嗚呼丙子丁丑之際天理不幾乎熄矣惟公不顧殺身滅族之禍起而救之然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一返乎正此蓋天生我公以相皇明無疆之祚也功高受謗遠竄南服乃天下之不幸豈獨公之不幸也哉竊嘗論之自有生民以來撥亂反正之功惟唐之狄梁與公而已然狄保其身公罹其禍此特出於身存身亡之異耳非智有淺深功有大小也使狄在當時與五王俱存其能

西本集卷八
免乎三思之殺否邪悠悠之談論人已然之迹以爲監
國病篤不日當薨神器自有攸屬何必公以生事邀功
哉群議附和如出一口嗚呼爲此說者其亦不仁矣夫
大寶不可以久虛姦雄之人常利國有釁當此之時歷
月不朝中外危疑咸懼生變萬一有亂臣賊子窺其間
則生民之禍未有涯也故公獨決大策翊戴先帝宗社
危而復安彞倫斃而復正四海亂而復治三光晦而復
明此所謂萬世之功也而談者反有以病之其亦不仁
矣且唐之武氏年已八十旦莫入地中宗已正位東宮
民無異望彼易之昌宗輩直狐鼠耳非有絕倫之材過

人之力也張崔之流胡不待其自斃而奉之顧乃旦夕
聚謀稱兵宮禁汲汲以迎復爲哉蓋其所慮有與公同
也唐之諸臣旣不見非于後世則公豈宜得罪于天
朝哉今天不佑善竟奪公壽某等荷公之知痛公之歿
用敢論公之大節侑此一奠靈其鑒之

或謂鑑曰子爲此文子將得罪矣且國家授受自有常
典徐公豈當預哉蓋公假迎復之功以爲富貴之資爾
嗚呼是誠何言哉夫君臣大倫根於天性苟利社稷當
死生以之豈有見其危難而顧利害以爲身謀也顧利
害以爲身謀此乃妾婦也非大臣也當此之際釁隙旣

成三宮之情不通中外危疑人心洶洶咸不自保而二三用事大臣以預廢立太子之策咸懼得罪於先帝其無推戴之心審矣故有選立皇儲圖爲自安之計者不一而止一時群有司百執事之人方將仰承俯就之不暇尚敢惜異議於其間哉而先皇帝在幽閉之中至穴墻以通飲食勢同狴牢於時外之君臣惟懼垣墻之不高局鑄之不固方日夜密謀而外求君篡弒之禍將日尋矣然幸而姦謀之不遂者宗社之靈故耳且自古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皆以身處危疑而然彼亂臣賊子豈忍爲是惡逆者哉特以偏於事勢不得不爲此

以絕人望爾考諸史冊斑斑可見故華督之弒宋殤子翬之弒魯隱高渠彌之弒鄭昭南宮萬之弒宋閔慶父之弒子般商臣之弒楚成李允之弒王父劉劭之弒義隆皆以得罪畏誅姑欲脫死於一時也然則先帝當此之時豈不謂之至危而極殆乎而公奮不顧身決此大策翊衛先帝出險難之中尊居九五君臨天下以安宗社其功可謂偉矣但以震王之威易生讒謗此正李泌所謂殺臣者五不可爾豈公之罪也哉彼妨功害能之臣惟以成敗論人而不揆諸理吹毛求疵誣謗百端烏乎惜哉昔宋光宗以疾不能王其父孝宗之喪宰

相留正請立皇子嘉王爲太子因內批有甚好及退間
之旨樞使趙汝愚請太皇太后代行喪禮遂擁立嘉王
即帝位於重華宮是爲寧宗初不請命於其父也然當
時不以爲邀功後世不以爲生事良以安社稷之功大
也雖汝愚爲權姦所忌誣以謀爲不軌擠之以死然不
久復其官爵史冊書之以爲美談蓋是非之定不於其
生前而於其身後也且光宗君父也寧宗臣子也先
帝君也兄也景皇臣也弟也以此方之孰重孰輕孰順
孰戾則是非之辨將不待講說而自明矣鑑之於公雖
忝鄉郡人品旣殊事功亦異何苦而與衆說迂哉况國
家之典固非庶人所敢議蓋痛公之忠誠不白於世不
勝其耿耿而有此將以俟夫後世之知留趙二公者爾
雖以此得罪不悔也

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吳君行狀

蘇州府吳江縣范隅鄉韭溪里吳君璠年六十字朝用
五世祖某讀書能文時邑人張淵以文辭字畫爲元趙
文敏公所知許某與之交莫逆故其子肅壻于淵君之
高祖也曾祖祖皆隱德弗耀至君之世父敏始大其家
爲稅長而君之父以季爲弟之服勞應役勤幹過人尤
善於應對長吏說之事多得請生三子君其最少也甫

九歲即補邑庠弟子員以勤自課誦習不舍晝夜或忘寢與食考輒與上第景泰七年以書經領應天府鄉薦天順元年試禮部中乙榜辭卒業太學八年選書英宗睿皇帝實錄成化三年實錄成進御 詔賜宴禮部授中書舍人而君之父母咸得食其祿同官以爲榮六年初考滿吏部以最聞 皇帝敕曰國家命令所以播告四方訓飭有位布德惠而行信義者也而中書舍人實掌之職親地密不輕畀人爾中書舍人吳璠發身科目擢任今官歷既深益勤不懈且錫恩寵以旌其勞茲特進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以爲爾榮夫居近侍典文

翰士之位乎此者可謂榮矣然朝廷縣爵祿以待士蓋進進未已爾尚專心致志以成其名式副訓詞毋愆後効欽哉又封君父敏爲中書舍人封君母楊氏爲孺人封妻范氏爲孺人十三年君歷任三考矣待選吏部久未得調例予告歸而先後丁外內艱十九年服闋起復之京明年拜工部營繕司員外郎董理神木六廠神木廠掌大營造有宦者王之諸工匠咸屬焉役大人衆老姦巨蠹多窟其中皆根柢盤結枝輪料繚不可動部官徃泣者先以利啖之則牽掣操縱任其所爲徃徃鉗口噤聲莫敢誰何否則使其徒齧染文致宦者又從中構

之輒臯敗由是相率爲容默詭隨不可否事君獨能先
機迎候探隱鈎深破其關紐姦黨計窮氣沮訖不得施
而陳少監者知稍自戢凡所隱占還之于官矣二十一
年陝西大饑人相食廷議以太倉之積足支幾數年而
河南偃師縣東所謂孫家灣者即隋唐之洛口倉也故
窖猶在宜減漕米之未過淮者八十萬斛令參將都勝
往輸之移秦隴之民就食于彼而漕舟從淮入汴從汴
入河東南舟人不習河事先往者多遭覆溺宜選清疆
廷臣先往相視水道䟽淺濬淤及調習沿河水手分布
漕舟使避河險于是工部尚書劉昭奏君名迹中選君

受 詔即日上道馳至河南往來相度靡有寧居而河
水苦淺漕舟阻閼處處停留遷延數月猶未能達秦民
又不時至君乃詢訪父老僉云大河之水其生有時正
月曰信水二月三月曰桃花水四月曰菜花水五月曰
麥黃水六月曰礬山才七月曰瓜蒂水八月曰荻苗水
九月曰登高水十月曰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曰蹙凌
水君建議以爲瓜蒂水生猶膠淺若此常年荻苗水微
所仰者登高一水耳水若不時秋高氣寒風水皆逆舟
益濡滯延及嚴冬轉不可行此一病也秦人壯者已散
之四方矣弱者饑困成疾又顧戀老幼多不肯來假令

能來關隘連屬路非平坦登頓顛踣多致殞斃此二病也米停在舟又不輸寫動移氣序蒸熱隱盜耗失必多此三病也夫救荒之策利在急速今天時地利咸有所阻當為權宜以濟之近來米商多從河南販往陝西故河南米亦翔貴貧者苦之今宜減價糶米易銀齎往陝西令彼自糶免其往復之勞為利之一販者賤糶貴糶坐獲厚利其來必多不煩勸督載輓至彼不得不糶則陝西米價亦漸就平為利之二此既減價糶米河南貧民亦霑其賜為利之三漕舟既瀉運卒獲歸為利之四若堅守前策不知變通恐澤不施公私俱困進退失據

矣群官多是之即署奏如君議 詔曰可遠近稱便先是戶部侍郎李衍以提督陝西糧儲奏以漢唐建都關中自河入渭並通舟楫漕運轉輸以給京師遺跡俱在但三門集津河水悍急漕舟苦之請差官相度䟽鑿以通轉運 天子併以命璠璠乃躬自按行浮汴入河歷澠池履硤石抵陝州循砥柱觀三門考隋唐轉漕遺跡盡得其說上䟽曰臣愚不佞承乏任使周爰汴洛已歷十旬茫亡寸效日夜憂惶方將歸臯司寇而 詔命疊至今臣相度河渭將通漕舟蓋欲宥臣已往之愆收臣將來之效也臣聞命悸恐不知所為將拜䟽以辭伏惟

西水集卷六
陛下愍念秦民軫其饑餓若切于躬咨諏群策以及乎此而臣猥以瞽言過爲退託非臣效忠盡力之義也敢不奔問官守罄竭狂愚臣自汴至河自河至洛自洛至陝中間登涉水陸相視山川稽諸故實參以民俗乃知三門集津之險天造地設有非人事所能盡也肇自神禹始鑿龍門河流東注縣水如障流沫成雨砥柱橫截中流衝波蹙濤震蕩天地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鬼門神門尤爲險惡自古及今蔑有行者惟人門稍通木筏乘流直下人伏筏上與渦俱入與波偕出一遇崖石立爲齧粉矣故隋唐以來皆不能通但于水次置

倉轉相灌注而已至唐裴耀卿創始于前劉晏講行于後爲法轉密人習河險乃于河陰置河陰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陝州太原倉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船之運輸揚州汴船之運輸河陰河船之運輸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又于三門兩倉之間鑿山刊道凡十八里河船旣輸於東倉而陸運轉輸于西倉以避三門之水險復以舟漕西至太原倉渭船始從受之也耀卿三歲漕米七百萬石晏歲漕米百十萬亡升斗溺者然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之名亦糜耗不資矣故當時有斗錢運斗米之說豈故爲是勞費

哉良以天險不可以人力勝也其間非亡一二欲通三門者有燒石沃醢鑿山通道棄石入河水益湍怒有舟經砥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曰米堆舟入三門百日始上執標指麾名曰門匠諺云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夫隋唐之君皆都長安務廣儲蓄以備水旱當時物力豐羨才智之臣後先柄用莫不規爲久遠之計講求區畫經數十年而卒不能通今乃欲一旦創行古人之所不能及者其亦難矣又况漕廢已久河不行舟岸崩木多所在斷絕山石銳利若劍鋒若欲通漕並須修治爲費甚巨不可以月日計也今關陝之民死亡畧盡

蕭條千里鬼哭獸遊寂無烟火河南之民亦困于供饋瘡痍未瘳就加保育猶懼不支乃復驅其傷殘使赴勞役此何異於迫而投諸水火也伏望 陛下哀愍黎元明詔諸司以大饑之後人不聊生當務安養毋興繇役以重其困是則關洛之民生其死而肉其骨也若以爲關中要地屯戍相望當須廣儲以足其食但擇才智之臣而任之使得推行耀卿晏法自足集事何必勞人益費以求不可必得之效乎疏上 詔從其請初河南之民間興此役皆恐懼愁嘆及令下莫不大悅明年工部奏以君與監察御史監抽蕪湖竹木二十三年代還京

師以邸舍未定寓崇文門外暴卒時四月十七日也君素疆亡疾是日朝退赴友人飲座客以年推君處首席君飲酒爲笑樂甚歡莫歸而寢不見其有異也夜漏未上歛然而起赴于地則已不能言而子金在太學郝孺人亟令人走報城門下鑰不得入而還氣已絕矣哀哉君爲人嚴毅居官有幹局家事甚治井井然聲嗟氣歎僮僕畏之有甚於鞭撻者然知人善任人亦爲之盡力初在中書時嘗頌慈懿皇太后遺詔至山東山東連率方伯憲使皆厚君以貨君卻不受尋副附馬都尉周景往平涼冊加彰化王爲韓王王享于承運殿嘉其亡違

禮有使乎之褒君又能力辭其贈賄人以此多之范孺人君之元配也同邑人卒先于君十年父大中早卒母凌氏以節自守 詔旌其門節婦父顯工部主事弟信太常少卿子孺人爲外大父舅也繼室郝氏東安人子男四人出范氏者曰金曰鑾俱太學生曰鎮曰某郝所生也女五人皆有歸金以弘治元年月日葬君于里之亢字原君之赴蕪湖也道歸吳江某從問陝洛事甚詳今又得君之遺事于其家請書其大者爲狀以授君之友爲誌其墓謹狀

故中憲大夫南安府知府汝君行狀

曾祖琪祖璣父思遠

君諱訥字行敏蘇州吳江黎里人也惟汝氏肇自商之
汝鳩汝方賜姓受氏其後晉大夫叔齊以知禮寬以善
諫見于春秋魯相郁以德化人著名後漢降及魏晉南
北朝由隋歷唐至于五代下逮宋元未聞有顯者 國
朝汝氏居吳江者最多惟黎里爲然十室其五他處所
無也君之先故巨室以貲長鄉稅至璣丁歲荒民窮負
稅不能輸乃毀家以紓責底于貧乏思遠自幼能樹立
與其弟旻同心戮力經營外內弘濟艱難家用再起于
前有加君生未龔思遠卒祖母呂碩人念其子之不克
享也與旻撫教君兄弟尤篤稍長補學官弟子自景太

四年領應天府鄉薦四試禮部皆不中然上聞卒業
監入禮部書奏牘歷滿將選矣會選書 英宗獻皇帝

實錄君試在優等成化三年實錄成進御授中書舍人

初考滿錫之 勅命偕徵仕郎又贈君父思遠如君官

偕君適母黃氏爲孺人封君少母許氏爲太孺人君妻

陸氏爲孺人舍人之職以書 誥勅爲政蹟察察輪次

當直茂有多寡于是朝之公卿大夫士重君書迹多蘄

君書以爲榮故其君書倍于他人者十數然能不辭勞

不伐善且欲其潤筆不受時人莫不多之十四年陞南

京兵部武選員外郎十八年 誥進君階奉直大夫加

贈思遠爲員外郎黃氏爲宜人加封許氏爲太宜人陸氏爲宜人尋遷郎中銓叙公平甄別精審人無間言尚書三原王公標望絕人凡所與奪人以為衮鉞獨器許君每退公則召君從容雅論無所不至君亦感其知遇報之以不欺二十三年陞汀洲府便道歸省丁少母憂解任持服服除赴銓弘治三年改知南安南安居嶺徼下君小土瘠而廣貨所由細民仰荷負爲食大姓則居積致富不貲且多與要官貴人交利出入郡縣爲聲勢君斥去以絕有犯顧法何如爾迄無所下上至于細貧尤加意拊恤愛之如子欲致鞭撻于無用必不得已而

後施之勵而不苛容而不弛君子以爲得體六年朝京師時以外官年滿六十者罷君即日引歸未幾得疾患腰痛不能起面赤唇燥咸疑有內瘍而醫_不執爲痰火竟以卒七月七日也年六十一君襟度夷曠行履完潔好賢樂善凡知名之士無不與之交惟于貴勢若將浼之者避之如不及平易坦率表裡一致善謔以和畧無貴宦氣習尤好成就後進有顧景祥者貧而好學夜或不能具燈燭則露誦星月下爲常質魯且鈍教者多謝遣君獨憐之館于家躬親指授久而不倦景祥感奮成業卒登進士第由是學者日至稱爲周菴先生君生長

富貴諸凡之麗皆其所固有而天性節儉服御飲食取給而已其于財利漠如也居官處家未嘗枉已干人苟一介之取有粥田既受直臨當過冊輒倍約人為之不平勸君訟君曰與小人較自失多矣卒讓與之故仕宦三十年田園第舍無所增益卒之日家無遺財君為文最長于詩格韻清和興趣悠遠論者許為令作有學鳴集北^上藁千餘篇藏于家陸宜人先君十年卒葬于某原至是君之子以明年某月某日奉君柩合窆焉三丈夫子曰舟曰礪皆業進士曰霖尚幼五女子長嫁工部主事吳鑿次嫁金氏餘在室孫男一人某與君世通家

少君一歲交于君者四十有三年始以友而終以姻鉅細隱見無不悉也故狀君行之實者託立言君子用圖其不朽焉

繼母朱氏行狀

繼母姓朱氏諱淑清嘉興秀水縣思賢鄉人也大父達父忠母張氏正統十二年繼母年三十二矣歸先君為繼室先君家故多蠶然不能歲盡善間一二歲輒有敗者繼母業善蠶其初收也以衣衾覆之晝夜程其寒煖之節不使有過過則有傷是為護種其初生也則以桃葉火炙之散其上候其蠕蠕而動澌澌而食然後以鵝

羽拂之是爲攤烏其既食也乃熾炭于筐之下并其四
周剉桑葉如縷者而謹食之又上下抽番晝夜巡視火
不可烈葉不可缺火烈而葉缺則蠶饑而傷火致病之
源也然又不可太緩緩則有漫漶不齊之患矣編經曰
蠶薦用以圍火恐其氣之散也束秸曰葉墩用以承刀
惡其聲之著也是爲看火食三四日而眠眠則擿眠一
二日而起起則餒是爲初眠自初而之二自二而之三
其法盡同而用力益勞爲務益廣是爲出火蓋自此蠶
離于火而葉不資于刀矣又四五日爲大起大起則蠶
難則分箔難早則足傷而絲不光瑩難遲則氣蒸而蠶

多濕疾又六七日爲熟巧爲登簇巧以葉蓋曰貼巧驗
其猶食者也簇以藁覆曰冒山濟其不及者也風雨而
寒則貯火其下曰炙山晴暖則否三日而闢戶曰亮山
五日而去藉曰除托七日而采覲爲落山矣凡蠶之性
喜溫和與惡寒熱大寒則悶而加火太熱疏而受風蠶
房宜卑卑則溫蠶宜高高則爽又其收種時須在清
明後穀雨前大起須在立夏前過此不宜也至于桑葉
尤宜乾而忌濕少則布挹之多則箔晞之凡此成法而
繼毋獨得其妙他人效者莫能及又能節其寒煖時其
饑飽調其氣息常使先不踰時後不失期而舉得其宜

時任事諸女僕又相興起率勵咸精其能故所收率
倍常數傳者始而驚中而疑終而信也其後益加講求
爲法愈密所產益良前後幾二十年歲無敗者時咸謂
吾家有養蠶術焉歲時得以充賦稅供衣服佐婚嫁者
蓋不少也而祿命家之言又以先君始生之日爲癸丑
歲在午月建巳巳午火爲癸之財蠶命屬午死于巳繼
母年月日皆爲丙申其午與納音盡屬火故宜蠶云然
徒委諸命不資人功非所以爲訓也初繼母無子愛某
如已生後側室生子曰鐸均其愛于鐸又聘其妹之女
張氏爲鐸婦先君卒鐸幼繼母所以爲鐸慮者無所不
至也成化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卒壽六十八卜以是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柩葬于小甸原從先君兆先君
姓史名某字廷貴號桂軒世家蘇州吳江縣范隅鄉穆
溪里先十有六年卒子男二人不肖某鐸孫男二永錫
永齡孫女三曾孫男二嗚呼我繼母之歿不肖孤某不
敢稱述先德唯是墓中之石宜有刻也謹掇其大者著
于狀托立言君子以圖其不朽焉謹狀

李夢陽墓誌銘

李之姓有二一出唐虞時理官臯陶後爲理氏至商有
名微者改理爲李一出周柱下史老聃生李下因氏之

世本集卷六
皆其始也三代以下氏族之法廢二氏漫不可別歷秦漢三國逮晉南北朝至隋代有顯官令人要盡其後也唐有天下李氏爲最盛然降虜叛臣往往賜姓以懷柔之由是李姓遂大亂故君之始莫詳其所自出元時有秉彜者爲國子學錄居松陵邑澄源鄉子孫至今居之此君之先也曾祖九成祖仲圭世不仕咸隱于農無廣廈以居無高貲以雄于人然邑中推爲衣冠故家邑中大姓富人其貲出李氏上遠甚至論列家世則第其下莫敢望君諱熊吉端重靜默誠敬孝友稱其家不幸以成化十年九月丙辰年三十九卒九族之親與夫友而

姻者來吊哭皆失聲識不識有語及君者皆爲之流涕烏乎君可謂善人者矣天乎何不稍與之壽而使其至此極也爲之父者老而不逮養爲之子者幼而不得教窮天下之悲而莫與爲伍也且世俗之說以爲天壽富貴貧賤皆善惡所致嗟乎君豈有不善者哉又自其先世以來率脩身謹行非有勢位氣力可以驅迫人而君卒止此非命也夫昔劉虞恭已愛民卒爲公孫瓚所敗縛日中曰天苟雨吾不殺爾天竟不爲雨姚萇以臣叛君符堅親往攻之絕其汲道而天雨營中由此觀之謂天道有邪亡邪不道邪此皆理之不可曉者或者又以

爲堅殺長兄萇能復其讐故天祐之然則虞何爲不道
璫復何讐耶此又理之不可曉者至若耳目所聞見有
蹈道依仁與物亡競而懼橫天或窮困竟死不振者比
比皆是其或姦回險詐嗜利無厭流毒殃民者反貴壽
富盛其故何哉然君子期於盡其在我終不以此易彼
也君父廷芳母計氏配錢氏子男二長曰來復七歲少
曰來賓繼曰周以明年二月甲申葬天字原仲圭君兆
右君初字伯陽嘗以爲雷於柱下史將改而卒其妹壻
史某追成君志請易之爲夢陽又買石而納諸墓銘曰
爲惡而壽謂天匪明叶爲善而夭於君何傷我銘不私

尚永無二

張子靜墓誌銘

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十日吳興張先生卒年五十八
明年正月二十日葬爲字原其嘗所往來松陵史某爲
誌與銘門人史鐸買石而刻之誌曰先生姓張氏名淵
字子靜歸安人也曾祖明二祖秀一父恭二世力耕稼
恭二聚沈氏生先生自幼喜讀書年十四五即抗顏爲
里中童子師里中童子皆敬畏之如嚴師父之有浮屠
氏請先生教其徒郡中時丘大祐唐惟勤方倡爲詩先
生時質所業勁果踔絕往往出流輩上大祐亟稱于人

曰張淵之進日以加吾未見其止也惟勤亦曰子靜之才如驟驥絕塵奮迅騰躍殆不可控御先生益自刻厲探隱擿微抉崑拾瑣居蓄委積無所不有然後引而伸之大放于辭雲蒸川湧翕張歛散激射旋轉殊形異態層見疊出觀者心顛目愕不能言其狀先生之于詩可謂進乎技矣郡中有富人以財自雄慕先生名覬一至門為笑敦遣客鈎致先生謝不往富人乃取便過先生家先生又不往最後梁參議以閩復詩集為名強先生往取之而先生不得已始為一往然非其志也先生長髯秀目儀貌朴野吳吳作湖語見者未之奇及其微酣

發興以一手拄頰瞠目直視且思且草俄盈十數紙人始嘆服其見人文章議論有槩於心者則感激流涕或至抗聲慟哭世以比之唐衢云初娶朱氏生子曰鼎再娶徐氏生子曰彝曰占初先生嘗夢東坡性又嗜坡詩故號夢鶴杜用嘉更為夢坡從用嘉言晚年挈幼稚徙烏程水北又號水北村農烏乎先生奮自農晦家無一札卒能崛起成一家之言名益郡已蔚為儒宗豈所謂豪傑士歟銘曰河之流兮活活土之封兮閉閉叶其上暴然其下闕嗟哉張君閔斯穴更千萬年亡爾撥

沈希明墓誌銘

沈先生矣人也性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尤長於易及老
聃莊周列禦寇之言縱橫鈎貫汜濫浸漬大得也其性
靜其志專其行潔性靜故居四通五達之達望其門悄
然履其庭寂然上其堂閭如在山澤也志專故自壯至
老守道彌篤不惑志於富貴不改節於貧賤不吝情於
去就其介然之分確乎不移也行潔故一介之利不以
取諸人一力之役不以煩諸人人請教子弟則往請與
燕遊則未嘗往也其見先生者不與之言先生終日不
言與之言則世道之升降物理之變遷人事之得失若
決江疏河而注之海滔滔汨汨莫有終極也中歲常用

薦者言起試禮部一不利即歸杜門不復肯出市人罕
識之惟鄉先生少詹事劉文恭太僕少卿李貞伯南安
守汝行敏陳留令王抑夫布衣杜用嘉賀美之時與交
往初先生遇秦僧弘慈濟授祿命及飛白術祕其書不
肯示人間與一二知者衍其說自以爲天下之人莫能
逾其祿命曰格局格之數三百有六十局之數萬有一
千五百二十格有相同局人人異且世運無窮造化迭
變前乎甲子之一周後乎甲子之一周其間干支雖同
壽夭富貴貧賤不同也而今之術者以一定之說槩之
宜其不驗矣余之所謂八字者元會運世年月日時也

非世人所謂八字也曰五星自唐一行創爲十三家之言其應各有時在唐爲歷象在五代爲轆轤在宋爲殿駕南渡爲喬奧在元爲耶律在國朝爲空實往者如彼來者可知也其飛白曰定位曰飛流曰直殿曰交會得此失彼未爲全利也若吉凶參焉則以其要者爲用舍世之所行惟紹興數即定位耳其三者無聞焉此其大軋也其嘗因事徵驗觸類引諭更千數百條辭多不能盡紀弘治六年先生年七十七正旦忽謂妻子曰吾將死矣問其故不答至三月盡焚所祕書囊其灰投橫澤水中五月病作預剋死日曰我必以乙卯日寅時死

旣而果然先生諱誠字希明父諱彥中母某氏初娶周氏生一子曰孟母子皆前死再娶丘氏生二子曰雍曰泰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太平鄉梅家灣先塋其門人都穆良師之道不行恐死遂泯滅無聞買石請銘於史鑑鑑最爲知先生且數接其言論者也銘曰衡門卑棲其畜不訾从者如雲虛往實歸先生已矣人將誰諮太虛冥冥不死者神招之或來莫聞其言我銘無愧以告後人

亡妻李氏墓誌銘

亡妻姓李氏諱某吳江人也曾大父九成大父仲圭父

遊芳母計氏李故邑中名族吾妻生又與某同歲我顯
老桂軒府君顯妣凌孺人爲某聘之既納幣而孺人歿
兩家持成約不變某免喪受醮于廟往迎諸李氏故吾
妻以歸端靜柔懿謙約畏謹罔有過失居先君喪義不
顧私訖三載始歸寧父母常以不逮養先姑爲恨故禮
姑之家特加厚焉凡歲時問遺俾李氏悉後之不得與
爲比下所多當世知名士每相過從笑語窮日夜不
止供給不問有無吾妻常極力營辦僮僕頗厭苦之輒
戒曰凡人鮮不有所好第主君能好此視他好不既多
乎家小大事必以咨某未嘗自決一錢尺帛不妄有所

與所親或譏病之謝曰專擅非嬖人事也成化十二年
二月十日暴得疾不能言惟引首觸子婦身是日某偶
他出歸張目注視淚泫泫弗收群醫袖手莫能療又三
日冥三位位四十三某哭之慟初吾妻弗娠先君爲嗣續
憂命某卜妾得蕭氏吾妻能惠無妬心生二男一女男
曰永錫永齡女歸吳瑩嗚呼吾妻與某同憂患服勞苦
者二十又七年今衣食粗給男昏女嫁亦抱孫矣而竟
以天死可痛也夫天未悔禍我繼祖母蘇孺人又卒銜
哀茹毒杖而將事故吾妻之塋也緩明年九月二十日
始克塋于小甸原虛其左以俟祔銘曰坤道順婦道從

使有聞家乃凶緊爾德靖且恭在中饋維女紅胡天札
壽止斯子失母夫失妻坎以藏掩藁裡尚永世無害菑
叶

亡妾叔蕭氏墓誌銘

某之亡妾叔蕭氏名某同邑黎川人父曰宗母陸氏初
某妻伯李氏亡子某以先君之命內叔蕭焉生丈夫子
二弟弟名女子一嫁吳鎰伯李卒攝內事者十有八
年弘治六年八月乙亥日病以死年六十三明年十二
月壬申葬翳字圩之原叔蕭性柔婉精女紅事舅姑及
女君亡違禮舅姑視之如適焉女君親之如姊焉愛敬

交盡訖無間言女君卒後其禮女君之黨逾已親喪焉
哭之婚焉相之乏焉賙之雖政自某出然由其先意而
啓臨事而贊不靳費不後時某獲免忘故妻之誚叔蕭
之助也故卒之日女君之黨哭之如已親而其子復悲
思適母之亡霄識者有以知二婦矣其他可推也其待
二子若子之妻子禮秩如一愛增無偏宗姻每舉以爲
况前數年余家燬于火亡片瓦一椽之庇叔蕭相余弘
濟于艱難拮据卒瘞未嘗自寧今幸麓就緒而死不克
享悲夫自始死至于葬使其子主之禮也不計于親友
非伉儷也不反哭不阻弗與祭也不祔于祖姑祀別室

也子之喪十五日而禫既禫而除屈于尊也猶持心喪
伸其私也銘曰女婦之德亡聞斯賢矧爲人妾處之尤
艱寵則爲嬖疏則致愆若叔蕭者卑以下人慈以畜已
得夫以爲家有子以爲侶斯焉永藏其尚何後

二殤孫墓誌銘

二殤皆予孫也仲曰曾大叔曰曾立成化十八年冬皆
疢疹以死於時大生六年矣立後其生一年而先病十
九日死予哭之傷心大爲人頌首秀目性沈靜寡言笑
未死前六月忽自詣從鄉先生學授之書與字皆能記
立則廣額大口豐下爽朗解人意嘗抱置膝上教以詩

輒隨口成誦意其長皆可教之以成今不幸盡天可惜
也已可惜也已初六安衛經歷顧永芳善相人澈浦軍
士胡日章妙祿命術予以二孫叩之顧曰大也天立也
壽立也頂冲有異必然亢而宗胡之言則反是烏乎今
已矣豈禍福無定言祥者不讐言不祥竟讐邪抑予之
不淑致天及茲邪將史氏之不振天故弱其後邪是皆
不可知也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予帥其父曰永錫者
塋于小甸原祖墓北三步之外東上南首刻碑而銘銘
曰歲丁酉大寔苗維戊戌立乃達壬寅冬胡盡奪孟月
廿弟先折仲月十九復威小甸原塋並穴

明故永寧縣主簿諸君墓表

江西吉安府永寧縣主簿諸勝受檄治一府九縣盜以景泰四年巡按江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韓雍上疏曰臣聞去姦以制任人以才古之善教也江西十有三府地大而多險人衆而雜居地大則襟帶江湖包絡山澤姦宄易于亡匿人衆則善惡渾殺亡賴之徒萌蘖其間盜賊斯出矣今法禁彰明比歲豐給猶竊發若此即不幸有水旱之災物力匱竭則強者奮臂而倡呼弱者聞風而響應恐饒信以西安表以東未有寧居也于時始警而謀之其可及乎臣深爲此懼故府委一官專令逐

捕盜賊以防其微以杜其漸然人之賢否不齊才力亦異故有出此入彼不能窮其巢穴也惟吉安府永寧縣主簿臣勝受任以來夙夜在公至不顧省其家勞心盡力不避艱險故能時月之間禽戮渠魁徒黨解散民反常業而又精爽詳審人不能欺既亡濫及亦亡倖免人稱爲平蓋其才畧信有大過人者臣愚以爲宜令專督屬府之盜然以職分素卑人不稟畏謹案江西布政司故有捕盜經歷問者闕于選補今臣勝屢著勞効弟以拙在下寮上亡繇知臣請授勝茲職俾之徼巡管内不惟少誑其勤使人知勤而盜賊亦可以漸而戢矣臣雍

昧死以聞 制下吏部吏部以勝資淺寢不行明年始
有文綺之賜用前奏也當是時吉安人多當道文淵閣
則陳循蕭鎡大學士吏部則王直尙書都察院則蕭維
禎羅通左右都御史餘以侍從卿丞給史布列清要者
不可勝紀其子弟親屬僮奴率怙權使氣恣橫部中輒
橐盜以居利守令莫敢誰何君獨持法直行亡所假借
推情義釋鈎探窮竟根柢衆以是大怨君乃共爲
飛語誣之于巡按御史項聰聰時與韓巡撫以鄉曲更
責望不相能欲去君以快忿念亡以爲之臯乃擴掖修
學時減刻穀價坐之奪其職當逮讞京師君聲冤事下

都察院維禎入私言望君不與辯君遂持維禎陰事維
禎恐使所親囊白金賂君斬解君弗許上書告其居喪
時受郡縣貨財具有左驗維禎大懼盡用其貲求救于
中貴人與安教其上章自愬從中下其事錦衣衛
捕君繫 詔獄與刑部大理寺雜治之諸大臣咸詬君
莫肯白其枉者惟鎮撫門達于衆中責數君曰此豈爾
求直時邪故事當參請置對今是何等時也卒成案傳
以詆誣大臣報下戍鍊嶺時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也明
年改元天順其年三月二十六日君卒于戍所年六十
二家人負其遺駭歸其子中即葬于錢唐東山衙後二

十三年尹配馮氏卒中以成化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自
東山衙啓葬君于大慈鄉資崇陽丁家嶺之西馮從葬
焉言自廷義其先祥符人宋南渡居仁和祖嘉徙鹽官
父敬復居仁和君有吏才負直尚氣常慷慨思樹功業
吏杭州從事工部尚書李友直采官材四川典史鉛山
父喪去官卒喪改桃源考滿遷主簿未寧所至皆能興
利除弊恭勤不懈愛民如子桃源當南北要衝民疲于
挽送死傷滿道君身任之煦嫗噢咻民忘其死其在永
寧尤剛腸疾惡故不容于權臣竟以戍死悲夫中以改
葬之墓未有刻語其友史某曰子雖不與吾父接然詳

吾父事業者莫如子子又辱與中遊墓上之石將子是
託焉某辭不獲乃爲之書曰嗚呼人能自視重則外物
輕當五六公柄用時响枯吹生傾動海內自藩憲以下
莫不由其旨之以規進取君寧不知能少詘其志以比
阿之則高官要職可致也而守正不撓至罹毒蠱卒之
割其牙而膏其吻身死名僂爲流俗笑者繇其自視重
也嗚呼賢哉屬者有巡撫使臣奏江西盜倚大臣家爲
扞蔽李孜省之黨方盛諱惡其言立貶斥居外則其奸
王法亂吏治賊民生者有不待君一人之言而具也傳
有之深

王龍蛇又曰觸犯

人主罪或見原

抵牾執

之不幸且為世道慨焉嗚呼蹈此輒者微獨鹵江哉

桐村齋室記蓋石文

先生諱字父母妻年壽葬地已見記中茲不書者懼

再告也惟郡邑姓氏父祖諱外祖姓諱則詳書之以補記之未備云

維成化二十有二年疑舫先生周氏自記其桐村齋室之成蓋絕筆也以十一月二十一日卒哀子有庠卜先遠日得月十九月二十四葬焉則是記也當為坎中之藏及門之士咸以為先生澡行焯華聲實流著光遠有耀者自謙而不言不可以不載也謂某宜論次其後某人微而言淺續之則佶侘銘之若以尊自居皆不可也

用敢取柳宗元之說假記之蓋石而書焉先生敏叡夙成生五六年客有舉其名戲曰周鑄九鼎則應聲曰舜彈五絃識者固知其不凡矣稍長學春秋于鄉貢士蔡應祥不數月悉通其義例然厭科舉之習益務博極羣經汜及史子按獮剗剔以涵以揉儲為已有山峙海含發為文章汪洋恣肆適厲峭絕蝓屈盤紆如山澤氣升蒸而為雲霍忽騰沓彌布六合雷轟電掣萬恠呈露須臾廓然消散天宇朗豁泯無一迹焉讀者初莫知其端倪徐而察之其有不合乎法度者蓋鮮矣學者連州跨邑交走道其材之高下誘掖摩厲率多有成

正統六

祭使屈先生爲子弟師乃寘先生名

承在籍中以避嫌先生固辭竟不許滿三年上吏部時沐陽榮襄伯金濂方尚書刑部初設奏議科辟先生從事其中且使二子師之凡政之未允獄之有疑常與密議焉例止得驛丞先生固不樂乃謝病歸十三年閩寇鄧茂七作亂攻圍延平時僉都御史張楷參二劉一陳三都督軍以討之括賊葉宗留昨諸途陳都督敗死請濟師制詔寧陽侯陳懋拜征夷將軍帥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都督同知范雄都督僉事董興左右副參四將軍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大發兵往討之金尚

書乃聘先生寘幕下凡籌策號令調度賞罰文檄悉以委之先生殫竭心膂彌縫匡贊知亡不言十四年春師次建寧而鄧茂七先爲延平官軍所殺餘黨推其兄鄧伯孫爲三某府議進取諸將言人人殊先生曰閩地林叢深阻山石礪确曾不得方丈之平以託足其勢不可成列以趨接軫以驅也而賊竄伏草莽伺間竊發官軍單行星散首尾縣絕卒然遇之將坐致潰敗矣宜軍便地爲營遣人四出招降者復縱令相招明立賞格能禽殺其黨與斬敵同其有負固不服者然後進軍剝之誅其首

其衆可不攻自破矣幕府如先生策

多所珍

繼衣冠之族污衊于賊者先生爲之

滄洗全活甚衆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
往可撫而有也衆疑憚之莫敢往惟先生與千戶龔遂
竒毅然請往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
或言老人亦賊也遂竒恐欲起去先生不爲動徐呼老
人諭以禍福老人闔家叩頭謝亡有且設草具先生飲
食意氣揚揚如平時食竟徐起就馬抵巢穴盡降其衆
而還是日遂竒食幾不能正七箸道謝曰某生長行伍
身經戰者亡慮十數常自謂天下健兒今日乃爲儒者
服矣蓋初發難時凡不從賊者皆死老人先從作賊賊

屢敗乃請降爾又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鬪自戊七起事
常在行間伯孫尤倚仗之先生乃寓書留孫告之逆順
許其自新使謀佯若悞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
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伯孫竟敗執賊
衆遂散閩地悉平師還幕府上功兵部時新被狄難用
事者方大保護京師之功格其賞弗行久之始授沐陽
典史初僉都御史王竑董漕事而巡鹽兩淮監察御史
練綱與竑不相下楊州知府丘陵素爲竑所厚綱每以
吏事責陵輒舉先生以爲况陵以愬于竑竑銜之未發
也景泰

以曹行道中竑令人錄先生行橐得

白金三

為民財先生度不可與辯引垢誣服

家人訟諸朝事下法司讞天順元年更化先生事白復官因致仕歸先生年益高德益邵文益竒四方求文者日集其門崖鑄野刻照映山澤部使者藩布參憲使副時具書幣走吏卒候起居先生往謝則處以賓位送迎必及門儒者榮之先生孝友誠慤事親色養備至親卒身親負土為墳奮鍤不去手鄉人義而助之逾年墳高數尺廣千數百步樹皆成林用古人族葬之法令兄弟子孫叙昭穆以葬不限居之同異曰吾寡宗族吾親所生惟吾兄第二人吾何愛數尺之地而今遠吾親乎革

川先廬火遷居大桐村先廟而後寢嘗疑朱子家禮四龕以西為上之說循習唐制非古禮也乃為三龕中祀所繼之宗而祖禰以昭穆處左右門人問先生曰此固朱子意也其祭用古今禮先生天分絕人書一過目則背誦如流終身不忘為文章未嘗檢書一事不悞竟死聰明不衰燈下能蠅頭細書詩文數千篇皆手自選錄其立意造語往往出人所未到學之者弊精苦思終莫能近之嗚呼天之降材也得其全者寡惟先生之修于身行于時傳于後者不專乎一本末咸具可謂茂德懿材矣然

是與時相齟齬竟弗克大究厥施措

哉將葬

丁日死哀孫賜既以是日塋先生及費孺人且奉其父柩附之農圃先生諱德行耕鑿府君諱復觀稼徵士姓凌氏諱孟復莘川里大桐村桐岡阡舊屬嘉興今分爲嘉善疑舫亭寓居在邑中好事者構屋名借舫亭候其至迎居之桐村牧者蓋倣太史公牛馬走之說云龔遂竒好學善屬文居貧授徒自給征閩回口不言功然默守故職貧益甚時 獻皇帝歸自北狩 景帝尊爲 太上皇居南宮一時用事諸大臣方倡與子之說遂竒獨草疏請還政 獻帝未上而語泄景帝大怒下遂竒獄將殺之會 赦猶杖之幾死孿不

能行者數年

獻帝復辟始授指揮僉事云

西村集卷之七

序記

司馬年譜序

司馬年譜何譜王公也何譜乎王公也公賢也譜公所
以勸爲臣者也勸爲臣者何見公之行事則賢者企之
不肖者勉之也公之行事柰何事君如彼其忠也謀國
如彼其周也愛民如彼其仁也故 上之信公如疑之
于蒼龜也下之戴公如子之於父母也矧公之在雲南
與南畿也當羣奄大病民之時公卿以及百執事之臣
莫敢
命人心去就之幾也公獨挺身攻之

惟力是視其危言正論不復顧 天子喜怒卒能去其
蟲蠶轉危爲安銷戾爲和是則其言舉世所不能之言
也其功曠古所無有之功也蓋能置死生榮辱於度外
而惟忠乎社稷與生民也若公者斯有合乎孟軻氏之
能格君心之非陸贄之不負所學者也使食祿者皆能
以公之心爲心則何邪之不可去也何亂之不可理也
何治之不可臻也故譜公所以勸爲臣者也曷爲譜乎
年年以統時時以統月月以統日日以統事事以統言
斯固史氏之法也類乎類類之柰何以補史氏之闕文
也史氏之闕文者何古者自王室至于侯國莫不有史

其君臣之賢否國家之治亂政事之得失無不書也是
以孔子之春秋有取乎魯史舊文也後世罷侯置守在
史惟王朝有之然皆詳其內而略其外也紀其上而遺
其下也謹其大而忽其小也史乎史乎吾未見其爲全
書也至若公卿大夫拜免不常有朝居廟堂而夕歸田
里者惡在其爲史也然則年譜者固亦當時諸侯之史
之遺也譜皆然乎曰惡乎齊賢不肖異也歐陽子謂秦
漢以來著書之士不可勝數而其書百不一存者此無
他無其本也其本者何脩身也人能脩于身也得則施
于事也當見于言也傳是譜也吾見其傳也

送李員外詩序

李君貞伯終喪之明年將造于朝鄉之大夫士與君交且故者咸賦詩以贈總若干篇謂某宜有序夫詩者言之述也言者心之聲也心之感既殊則言亦隨異然要有至理存焉譬之八音並奏清濁高下長短不齊而各求其至也沈君貞吉老而安者也故其言和而平緩而不弛張君靖之仕而歸者也故其言贍而雅婉而微思而慕淵乎渌哉其有不忘者乎劉君邦彥親而昵者也故其言近而不逼遠而不攜沈君明德張君廷儀學而未仕者也故其言鬱而不困直而不肆張君子靜沈君

彥祥止而隱者也

故其言肅而寬詳而慈靜而習沈君啓南蘊

而未施者也陳君永之施而未濟者也故其言愍而傷激而不詭復而不厭怨而不形皇皇焉卹卹焉其有憂于斯世乎不然何思之遠也若此微二君其孰能言之雖然此特舉吾蘇之南而言之耳若夫李君轍迹既止則遇之者感之者言之者又將有不同者焉某不能知之矣嗟乎周衰詩亡後世采詩之官廢且久故其下之風俗美惡憂樂疾苦上之人莫得而知焉今是編之詩幸因李君得達乎上將必有愍天命而悲人窮者聞而念之矣至若某之鄙陋直而倨急而促迫而不舒於諸

子無能為役然猶得以備數者豈非幸歟

吳江曹氏復姓序

事有緩而急者君子以為宜眾人以為迂也昔夫子之謂衛君必以正名為先當時門人雖賢如子路尚有奚其正之對况下乎此者其以為何哉殊不知言之順事之成禮樂之興刑罰之中舉由是而出故曰事有緩而急者君子以為宜眾人以為迂也吳江曹孟才自其父彥良養于姑姑無子冒姑之夫為朱氏者今再世矣孟才有子曰某能從章逢之士遊章逢之士咸以為宜復曹氏而孟才以朱氏無後疑而未決也有汝其通者告

之曰古之人為後于人別氏于族者有矣蒙他人之姓者未之有也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子棄其祖而不祀而身入朱氏之祠予懼朱氏之先其將吐之邪今子不忍朱氏之祀廢不立其後而奉之乎曰若族盡何日子求之求而不得其亦盡子之心矣昔者先王之制禮也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是則雖以天子之尊祀其祖考亦以世次之親疏而降殺之况庶人乎况異姓乎且子于朱氏之姑親則兄弟之孫而無服特推原其先人之心有所不忍故耳子當先立曹氏之祀祭自彥良以其為別子也由彥良而上自有

西華集卷一
四
大宗之家主之也然後別爲祀以祭朱氏終子之身乃
毀焉則亦可報舊德矣其孰曰不宜孟才拜手曰唯唯
遂用之邑人史某聞之以爲姓氏之亂其來非一日矣
始于漢盛于唐極于五季有貴爲天子顯爲王公亦恬
然處之不以爲非甚至視其親爲塗人此無他昧于利
而狃于習見其小而忘其大爾世數旣遠併子孫亦不
知其所自出其流卒至于男女無別是中國而夷狄矣
人類而禽獸矣中國而夷狄人類而禽獸是則雖被冠
裳而居棟宇惡得以人理待之哉今而後知吾孟才可
謂知所急者也不昧于利者也不狃于習者也君子以

爲宜者也

吳江張氏族譜序

先王以民生之衆世遠族殷慮其久而不能不滑也故
爲大宗小宗之法以範維之自天子至于庶人其間雖
有尊卑貴賤之不同而所以叙昭穆辨親疎明長幼者
莫不皆然也去聖愈遠宗法浸亡當時士大夫之有深
識遠慮者倣爲譜牒雖不能頓復乎古然猶以攷見其
世系焉故情唐以前命官立局以司其事四方之人有
以家狀來上者官爲攷定藏于秘閣副在有司選舉婚
媾咸于是焉徵之然獨詳于望重而族顯者彼貧且賤

弗與焉嗚呼尊祖敬宗之心一也而世以顯晦岐之是
豈公天下之論哉然則其所云云者不過爲利祿銜鬻
之媒而已先王之良法美意果何在哉果何在哉五季
以來官廢法壞世不復講宋興蘇氏歐陽氏者出荆爲
譜圖蘇氏則縱書所出疏其下以聯系之歐陽氏則倣
史記表衡上旁載今之言譜者大抵不出二家之說也
吳江張氏邑之大族也其先居石里村子孫蕃衍有居
石版渠者有居綺川者有居梅墩者有居越溪者世遠
譜亡越溪之九世孫曰溥者重加修輯斷自一世祖某
府君始其上不敢妄述者闕疑也旣成編以示某且徵

言嗚呼譜未易言也當風頽俗媮之日溥能用心如此
可謂知所重矣君子得不與之夫譜之明宗收族者古
人已言之矣不待余道特其間尚有可議者不容以不
言是編雖法歐譜然歐譜之作隱然寓宗法其間故凡
世嫡悉正書之上有以承其先下有以演其後世次則
旁書焉仍系其子孫使知其所自出各宗其宗此即別
子爲祖繼別爲宗之義也其爲法也井然而有條其爲
序也秩然而不亂其爲說也昭然而無疑猶枝之于幹
也流之于源也此爲譜之大綱溥所當取法而攷正之
可也其綱舉則其目張也斯道也非某一人之私言也

寔天下之公言也三代聖人之常法也故僭舉以內忠
焉若夫苟爲諛言以說夫溥者非某之所安也亦非溥
之所望也

挽歌序

或曰挽歌何始也始於田橫也何始於橫橫爲高帝所
徵至尸鄉自殺其從者奉首至漢宮哀不敢哭故爲歌
以寄其情焉後人因廣之爲挽歌也某曰不然左傳之
載虞嬖莊子之言紼謳是皆在橫之前然則非始于橫
也明矣蓋古之送葬必有執紼爲人用力不齊故爲歌
音以促急之此挽歌之始也漢李延年分爲二曲曰薤

露蒿里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下至魏
繆熙伯晉陸士衡陶淵明競爲挽歌大槩皆哀人命之
短促述死亡之悲苦叙喪葬之儀情至若近世以來迺
相承襲或美其節行或感其交誼體既不同辭亦稍異
然其哀傷惻怛之情則一也今安晚吳公之卒也某與
之姻且其誼爲最厚者惡能已于亡情哉因援古之義
用今之辭作挽歌一章以授引者庶泄其哀思焉若其
平生之行自有表墓道者在非某之所能言也

大明文約訪采序

序曰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

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夫聖人以天縱之才生知之聖猶以無徵爲患况乎後之學者其可不資文者乎三代之作尚矣周衰處士橫議家自爲書固無彙萃自秦以來作者漸多卷帙浩繁雅鄭並列學士大夫窮日彌年絕綸漉簡有不得其要于是選類之作興矣故兩漢三國四朝之有文選唐之有文粹宋之有文鑑元之有文類雖不能必無遺憾然後世欲考當時之制作舍是數書何徵焉 大明混一海內光岳氣完文教大同作者興起于今百有餘年以時則若是其久也以人則若是其多也以文則若是其盛也

而編類之書無述焉庸非缺乎傳曰禮樂非百年不能興于是吾蘇參政劉公有見于斯選爲類集未及成書而歿人咸惜之今侍御司馬公慨前人之志未完將廣而繼之蘄于博且精焉某等承乏任使然生于窮鄉下邑見聞寡陋不能周知四方之賢今昔之制作欲求無遺失之臯其亦難矣是以受命以來夙夜憂惶大懼弗稱以忝我二公如涉淵冰未知攸濟伏望四方君子嘉與成人之美徧加搜訪名家令作賜而教焉將使前輩典刑粗得見于天下後世若夫成一代之典則吾豈敢蓋將學之焉

誅巫序

吳江之俗信鬼神人病率不飲藥惟巫言是聽祀神禮巫之費殆不可勝計富者倒困囊貧者鬻田屋弗惜也故其巫日肥而民日瘠雖以衣冠之家亦習以爲常莫有悟其非者成化戊戌馮侯朝京師歸知巫之病民也以爲不治則日深乃赫然下令名捕其魁得若干人悉寘于法餘皆逃奔出境由是邑中之誑民者戢矣嗚呼自異端妖妄之說興蚩蚩之氓徂于耳目之習利害交戰乎其中膠膠擾擾其惑也固宜而高明宏博之士乃亦溺而信之又有口議其非躬蹈其迹者甘心而不悔

良由不達乎死生之理不明乎禍福之機而天理卒爲人欲所勝故耳間有守道不惑者羣邪反從而姍笑之致父不得以慈稱子不得以孝名夫婦不得以義而與也其在乎民上者或昧而不能知知而不能卹卹而不能行者有矣宜乎其肆行而無所忌憚也斯正孟軻氏所謂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矣今侯之是舉蓋欲息邪說正人心哀民窮而憫天命其於死生禍福之說一不經諸心豈不真大丈夫哉諸凡長民者聞侯之風苟能充而廣之推而行之則天下生民之困瘼幾瘳矣某成童時嘗聞諸長老言 國朝將置

衛太倉大爲屋以貯軍儲守期率民財有林推官者獨
建議毀郡中淫祠足之有識者以爲快嗣後數十年間
惟陳侍御能去學宮之祀非以理者此外無聞焉然則
豪傑非常之人世何其少也自非知足以不惑仁足以
能愛勇足以有爲烏能與于斯烏能與于斯昔西門豹
令鄴能投巫于河以破河伯娶婦之說鄴民至今受其
賜而褚先生記之亦得附太史公之後以傳今侯之視
豹其有異乎其無異乎安知吳江之民受賜不自今日
始也但無爲記而傳之者爾某故叙其事以俟有如太
史公者焉

叙侍御劉公愍災

江南在禹貢爲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惟下下自唐
以來生聚漸蕃人功旣施地利斯盡司國計者惟取辦
目前不究其本而操其末故其稅歲益月增固已不勝
其多矣浸淫至于元季上弛下縱兼弁之家占田多者
數千頃少者千餘頃皆隸役齊民僭侈不道本朝任法
爲治而其徒猶蹈前轍不知自檢往往罹罪罟則戮其
孥籍其家没入其田令民佃之皆驗私租以爲稅之多
寡在當時惟患其不多不復計其爲民之害也且歲漕
粟百數十萬石以給兩京又有加耗船傭車直之費一

切取辦於民率常賦外橫增至相倍蓰然而地之所產不加于舊吳民竭力以耕盡地而取猶不能供而談者盛推財賦以相高爲淵爲藪之言不一而足殊不知吳民無窮之患正在此也 宣宗章皇帝愍民之不堪詔減其什二三民乃稍得蘇息然較之舊額殊爲重矣往時水旱有司猶知矜恤隨以上聞請免其稅斯固明治體者之所當然蓋亦恤其本根不忍重傷之也成化十有七年春不雨夏又不雨地圻川涸岱土燥而䟽膏液盡竭後稍得雨苗之植者勃然以興芄然以茂識者固以憂其將衰也亡幾何時則向之勃然者萎芄然者槁及

撥其根視之則已腐矣興之大者則大壞興之小者則小壞甚至盈丘徧隴蕩無根株人力糞治皆不能救也秋七月丙戌雨颶風大作拔木發屋八月戊午以往連大雨常州陽山崩蘇州洞庭東山崩太湖水溢平地深數丈蕩民廬舍九月壬申朔大風雨晝夜如注自此至冬十二月亡日不雨向之禾稼僅存於腐爛之餘者悉漂沒亡遺矣而有司之欲厲民以覬寵者建議以水不爲災既有以足稅餘尚可充民食也由是交相掩覆諱言災矣百姓陳乞萬端不見聽蓋是時吳江丞有王瑾者倡爲此談而蘇州劉知府瑀信之故人言不復入也

儒生趙同魯上書言狀則目爲辯士以爲人游說斥之於是監察御史劉公魁慨然上疏論之其畧曰今天災流行害于禾稼年不順成江南之民大小咸病日瀕于死今不原其稅而使有司督責以重困之臣懼其死亡畧盡將來之稅從何而出也且國家之財賦莫盛于江南雖由天生地長然必資人力始能有成是則人者本也財者末也夫欲取其末而先絕其本假令盡得以快目前然後日之計固已索然矣又况未必得乎今民窮財匱相聚爲盜在在而有此亦理勢之必然萬一有狡焉竊發其間興兵誅討爲費必多恐不止所逋之稅而

已臣待罪御史爲天子耳目之官民之疾苦耳所聞而目所見也臣若默而不言是爲壅蔽聰明曠廢職司罪孰大焉伏望 陛下上順天道下從人心憫斯民之顛連亡告特 詔有司驗其被災之稅而釋之更加賑恤以全其生則他日父而子子而孫相率供賦稅應徭役以奉 聖朝于億萬年也豈取足于一時者所可擬倫哉 疏上 天子韙之 詔戶部從其請戶部下郡縣覈實而劉公以任滿去矣繼公爲治者姁姁自守不復留意民隱由是一時羣有司堅守前說不變遂欲迫取以實之乃持其奏不上征求轉急民不堪命至賣田宅鬻

子女不能償民死于杖下或自殺者不可勝計府德以爲未足嘗攝一縣令與丞至責其慢令曰非敢慢也民有被某杖至死者丞曰此是某杖死令不與也兩人爭者久之令屈府大以丞爲能數稱之自是吏益務刑尚酷矣民謳吟思劉公不能忘輒相驚曰天子遣劉公來活百姓今至矣則皆走往視之轉相告語道路成羣至寂不見乃還居數日復然東人而西其望南人而北其望曰庸撫我來明年大饑人相食米斗至百錢草根樹膚俱盡久之不復有人色餓死者滿道路或浮蔽河而下縊林木間者纍纍然也是時秀水有楊姓者一日

忽在家治湯餅里長來適見之謂曰年饑此饌不易得也今日當與我共飽此矣楊曰爾不可食我自度不能幾食此故賣家具爲之爾不可食里長不悟堅欲食之食竟楊舉家死里長亦死衆始知其先置毒餅中也長洲一人鬻其妻臨別妻脫所服衫衣其姑姑曰爾去當須此婦曰彼旣妻當衣我矣姑服此勿辭也其姑服之悲咽因投水死婦大慟亦溺死水中買者與其夫索價夫又自沉死又有鬻妻者索錢五十文買者疑其少曰吾妻事我二十年今遭此凶年不忍見其餓且死也故不須多錢爾其善遇之母虐也其人如數與之內二文

西華集卷十
十一
惡將易之曰不須也足矣乃往酒家取醉逕赴水中死
餘可槩見矣郡縣雖行賑濟之法或煮粥寺觀中聽人
就食然饑者多又爲吏人所侵牟所得亡幾死者猶然
是年田不能辟蕪穢彌望稅不入有司復迫稔者代爲
之輸於是民愈困矣父老泣曰劉御史若在吾屬當不
至此極也天平天乎劉御史今何處也劉御史今何處
也淚下不能已者久之松陵野史曰嗚呼凶年常有也
第有甚不甚焉又在當時爲民父母者能援救之爾近
世江南之災甚者無如景泰之甲戌成化之壬辰及今
之辛丑甲戌慘矣當是時楊御史貢力請于朝原其稅

壬辰則知蘇州府丘霽寔任之得從末減故雖災不害
民至于今思之辛丑之災過于壬辰而不減甲戌然民
死之多八九十歲老人以爲百年間未嘗有者何也特
繫乎劉公之言用不用爾蓋彼二公者方在位力能行
其志而劉公適丁其將去之時言而不及行也嗚呼公
之心豈有異乎觀其所陳本末之言又何其詳且明也
然民心之思劉公反有甚于二公譬諸赤子之去慈母
罹饑寒者其情必切於飽暖者也嗚呼仁哉是以究其
災害始終之變與夫公之所以爲民民之所以思公者
著于篇

西華集卷十
十一

同里社學記

吳江之東有市曰同里舊設征商之署邑大夫金侯請諸朝罷之因其趾以建社學弘治八年春命里人顧寬董其役越三月學成壬子侯帥博士諸生與大夫士之仕而歸造而進者釋奠于先聖先師禮也事竣大合樂以落成之邑人史某請紀其事俾來者知作之所始其辭曰維茲同里距江帶湖聚落屢居實盛于厥初商貨駢臻肆爲賈區開局置吏以籠酒稅匪曰利之抑末攸宜盛衰靡常嗟日就于涼昔焉貨藏今焉牧場昔焉貿舍今焉草野凡厥吏胥求濟其稅率群行凶取日罔于

利挾剔剗刮利盡商敝川舟斷行市肆晝閉公私交病罔有攸濟維金令君聿有隱憂謂此不去民病曷瘳告于御史御史韙之以聞于天子天子曰都維爾言是俞乃省吏函章還之于京以其廢址俾作學宮堦以周垣奠以講堂門廡齋舍靡不中程爰聘儒先以養蒙士俎豆于是詩書于是誦聲洋洋禮容踴踴侯來視學遠近咸作觀者從之填郭溢郭謂昔之地惟利之計鉤錙較銖如火之方熾惟吾令君是艾于今茲邦向義之方誦詩讀書如水之成章惟吾令君是營吳江洋洋此特一方專而不咸民能亡望我告言者侯將徧舉舉必有

初繼之以序伐石鐫辭其放于茲以亡忘緝熙侯名洪
字惟深世家于鄞

菊花記

余友汝其通嘗言其隣顧氏藝菊之盛約余往觀焉然
各縻所役屢訂而屢廢也成化二十有三年十月乙亥
始克往踐之顧氏喜客至以酒觴客俄而其通之厨饌
繼至相與對花樂飲而疇之以詩主人曰今茲多雨且
風爲花病埃花無恙時君能再觀而記之否乎余曰諾
後閱月以卷軸至弘治元年九月余家燬于火不及往
且併其卷亡去顧氏不以爲憾又從而繼之明年已卯

秋其通舉于鄉將與計借粵十月戊子余從賓客之後
往與之別而顧氏之花方盛開因得以飶觀而徧識焉
有花大瓣密而色黃者深曰赤金盤淺曰佛面金有花
小瓣密而色黃者深曰黃木香毬淺曰白木香毬此花
同而色有淺深之異其名有不同焉有色如荔枝而花
數者曰荔枝紅花鬢者曰荔枝毬此色同而花異其名
不同焉有花瓣如爪甲而微黃色者曰黃金瓣瑩白者
曰白玉盤有花圓瓣密而深黃色者曰金毬瑩白者曰
玉毬有心紅而花黃者曰黃鶴頂白者曰白鶴頂有花
大而瓣鬢黃色者曰黃鶴翎正白色者曰白鶴翎此花

同而色異其名之又不同焉有花大無心而色黃瑩者
曰御袍黃有花小而色深黃者曰黃羅織有花小瓣密
而色微黃者曰西番蓮有花大而色嬌黃者曰鶯羽黃
有花小而色瑩黃者曰內家金有花大而色渾紅黃者
曰黃玉蓮有花大而無心色正白者曰清心蓮有花小
而色初紅後白者曰玉繡毬有花小而色皎白者曰賽
月明有花瓣密而色鮮紅者曰狀元紅此花之與色俱
異其名益不同焉然其間有以形言有以藥言有以香
言有以色言有以風神言有以標格言有以韻度言或
兼之以述其全或離之以舉其盛其亦善于取譬也夫

最黃之色十有八白之色十有一紅之色十有二紫之
色七亦可謂多且佳矣然顧氏猶以爲未足父子恒皇
皇焉以求而不得爲恨其用志不亦專乎且求觀之賓
日盈其門而不厭有章逢之士輒齎花贈之無吝色其
取之以貨者能拒而不受以爲常則其爲人又豈特藝
夫菊也哉昔人推洛陽牡丹廣陵芍藥甲于天下咸以
爲由土之宜今二郡之花無幾在而菊則隨人致力不
擇地而盛然則在人而不在土者明矣因記其所寓目
者如右且爲更定其名之不雅馴者俟其後有得當續
爲之記余又聞吏于蜀之威州者言嘗以事至松潘松

潘之地甚寒盛夏雨雪諸花皆遲惟菊先花于內地者十日于是乎益信其傲風霜秀搖落耐荒寒有非百卉之所幾也因併記之

榮壽堂記

國家之制凡吏于朝者率三載推封其父母如其子之銜與階而在外者則必歷九載始得蓋所以尚功德念勞勩別遠近也仕者由是多重內輕外夫豈故爲是之殊哉良以常人之情近輦轂則戒而自脩其放蕩不檢者多在遠也則夫人子之顯榮其親者非痛自繩約不可也然人之壽夭不齊命下之日或存或否而其子往

往有拜恩而呼捧制而泣者矣當其得全于所遇則舉天下之願欲皆無與爲比士之爲親而仕者至此亦樂矣哉此吾監察御史朱君榮壽之堂所由作也君瀘人以博學能文章取進士爲天子耳目之臣以年以勞聿有封錫而其父母皆高年令德享茲備福君告省來歸幸親之壽樂已之榮而侈上之賜也乃相乃築乃斲乃陶爰作斯堂高明靖深華采堅密爰寧其親以饌鼎俎以陳饋食鐘磬旣和笙瑟間作工入升歌君率其婦與子奉觴上壽徧舉旅酬慈該孝備烝爲大和容容與與其樂無涯也于是州之黃耆與其壯且少者聞而往觀

焉曰吾州之宮室相比也求之堂上之親堂下之子莫榮壽若也是不可以不書使來請記予以爲君方出自南臺監憲西江大振風紀在令式又當得封將見入佐聖天子立功立事文宣武襄功在社稷鼎彝銘焉史策書焉併親之榮名流千萬世豈止壽一時榮一鄉而已哉茲特記其所聞者以如瀘人之志

西村集卷之七

